



蚂蜂窝·旅行家
www.mafengwo.cn

There is a
bridge over the Pacific

太平洋上 有座桥

王小心 / 著 这不是旅行，而是站在桥上，
看两边的风景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There is a
bridge over the Pacific

太平洋上 有座桥

王小心 / 著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旅行成了炫耀的资本，大家都拿着一张景点清单，比谁在上面画的勾多。旅行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中的每一天，你都是在旅行。在上班的路上偶然看到了海那边的山，与公共汽车上素不相识的人聊天……这些都是你的旅行；同时，在大理的客栈旁与擦肩而过的背包客点头一笑，在黄石公园的老忠实喷泉旁吃冰激凌，和马德里球场里的西班牙小哥讨价还价……这些也都是你的生活。

作者写了一些与生活、旅行相关的故事，有些是常见的地方，也有些是少见的地方；有些稀松平常的故事，也有些光怪陆离的故事。但是这些都不是点到为止、浮光掠影的故事，而是一头扎进深水和旅行的经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平洋上有座桥 / 王小心著. —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9

ISBN 978-7-111-48270-3

I. ①太…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6926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2号 邮政编码100037）

策划编辑：赵 屹 责任编辑：赵 屹

责任校对：赵 蕊 责任印制：乔 宇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4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45mm×210mm·8印张·1插页·197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111-48270-3

定价：39.00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电话服务

网络服务

社服务中心：（010）88361066

教材网：<http://www.cmpedu.com>

销售一部：（010）68326294

机工官网：<http://www.cmpbook.com>

销售二部：（010）88379649

机工官博：<http://weibo.com/cmp1952>

读者购书热线：（010）88379203

封面无防伪标均为盗版

序

假如太平洋上有座桥

与“中国”相对，许多人觉得“外国”的一切都是和中国不一样的。外国人金发碧眼，外国房子高窗尖顶，外国饭是牛排土豆，外国人从谈恋爱到养小孩都和我们不一样……甚至中国女性坐月子、中国人穿秋裤，也归结为“外国人和我们体质不同”。同理，外国人觉得中国人都吃狗肉，中国人只喝热水，中国人全是单眼皮儿小眼睛……太平洋如此浩淼、丝绸之路已成遗迹，不管是欧亚大陆的两端，还是太平洋的两岸，大部分人多多少少都在用刻板成见（Stereotype）式的地图炮看人。

我曾经也是这样，直到搬到美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去考车本。我费劲地向朋友解释什么是DMV（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即机动车辆部门），想了半天，告诉他们说：“我今天去了美国的车管所！”

他们当即恍然大悟。哦，美国也有车管所嘛！

为了更好地向中国的朋友解释“外国”，我开始把 Kebab（一种中东式的铁钎烤肉）翻译成土耳其肉夹馍，把 Uber 翻译成滴滴打车，把 Bank of America 翻译成美国版工商银行。我告诉他们，外国也有片儿警。他们开个警车在路上跑，看谁不顺眼就警笛一鸣，开个超速罚单。

我还发现，外国一样有恨嫁的女人。虽然不说“剩女”，但她们说：“时光匆匆不等人啊！（The clock is ticking!）”然后开始讨论冷冻卵子的事宜。不知道这项技术在不久之后的中国会不会流行起来。

我也发现，外国也有父母陪读，并且他们有一个外号，叫“Soccer Mom”（足球妈妈）。每当我看见典型的中产阶级女人把业余时间都花在陪孩子进行各种体育运动时，我脑海中都会迅速浮现中国父母打着蒲扇陪孩子做作业的情景。

最后，我终于开始不说“外国人”，不说“中国人”。我庆幸自己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了故乡，走过了太多地方之后，我开始不再以国籍和人种区别我遇见的人。在“人类”这个层面上，所有人是一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不在国家、民族，而在于个体。你很可能在美国人、欧洲人中找到人生观、价值观、兴趣爱好一样的知己，这并不比你在中国找到一个朋友更难。语言、路途、时差，越来越不是障碍。在全球化的今天，从北京飞到哥本哈根只要八个小时，飞到西雅图只要十个小时。叶永烈在《小灵通漫游世界》中的高速交通已成为现实，在层出不穷的即时通讯工具和社交网络中，环球早已同此凉热。

坊间传闻中美之间要建一条经过白令海峡的铁路，也许以后去美国可以像《雪国列车》里面描述的那样，列车呼啸着以极高的速度穿越白雪皑皑的千年冰原。我想把这个想象再扩大一点：假如太平洋上真的有座桥，世界会怎样呢？两千年过去了，人类建造丝绸之路的梦想还在继续。如果今日丝绸之路建在了海上，人与人之间的相遇会不

会变得更加传奇？

我想起那些在路上萍水相逢的人。那个在新天鹅堡前背着半人高的背包、英语和中文都不会说，只能从他的德语中推测出相似丹麦语词汇的帅哥；那个在威尼斯到慕尼黑的夜行列车上，一眼就认出我在哪里读书的校友；那个在西雅图街头卖捕梦器，生活贫穷但依然保持尊严的老人；那个在圣迭戈的美军将士墓园前徘徊不去的女孩子，她的心里又装着多少故事呢。

还有在芝加哥移民局，我因为工作签证迟迟下不来而忍不住在人前大哭。窗口里那个梳着麻花辫的老大妈赶紧安慰我：“姑娘，别哭了，我给你破个例，给内布拉斯加中心打个电话，他们马上就给你办加急，你看行不？”那一刻，她和当年我在北大 36 号楼的善良的宿管大妈仿佛合为了一体巴尔的摩的出租司机和我抱怨公司克扣、税费太贵、油价飞涨，他絮絮叨叨地说，我漫不经心地听，有一刻，我几乎忘记了他用的是英语，仿佛自己是坐在北京的出租车上，倾听北京的的哥例行的牢骚。

正是因为遇见这些人，这些无法以国别、民族、种族区分的人，让我觉得幸运，也让我继续不断地去探索世界。不论是生活在欧亚大陆的那头，还是太平洋的这端，我失去了故乡，改变了原有的生活，但同时也获得了双重的人生体验。在世界的某几个角落，我都可以尽量像当地人一样生活，感悟他们的人生，欣赏波澜壮阔的风景，甚至有着自己不同的人生。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

历史学家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在他的著作《躁动的帝国：1750 年后的中国和世界》中写道，不管在好的时期还是坏的时期，海外华人过去、现在都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纽带，从郑和下西洋开始，经历鸦片战争、辛亥革命，直到今日也未停止。这无数的人如同架在太平洋上的桥，正努力试图延续着博望侯的功勋传奇。

芝加哥：20世纪的最后回声

丹佛：狂飙的野马

密尔沃基：哈雷摩托车的故乡

圣迭戈：蜜与沙漠的海洋

埃文斯顿：后花园的精英右派

洛杉矶：在暗黄的天际线

哥本哈根：小美人鱼仍在那里

鲁瓦杨：深夜的无线电音乐

罗马：在历史的背面

大阪：樱花与麻衣子

京都：雨中金阁寺

麦迪逊：群鸦与獾

北京：看不见的城市



序 假如太平洋上有座桥

第一部分 城市的记忆卡片 / 001

- 01 芝加哥：20 世纪的最后回声 / 004
- 02 丹佛：狂飙的野马 / 012
- 03 密尔沃基：哈雷摩托车的故乡 / 018
- 04 圣迭戈：蜜与沙漠的海洋 / 025
- 05 埃文斯顿：后花园的精英右派 / 032
- 06 洛杉矶：在暗黄的天际线下 / 035
- 07 哥本哈根：小美人鱼仍在那里 / 042
- 08 鲁瓦杨：深夜的无线电音乐 / 049
- 09 罗马：在历史的背面 / 053
- 10 大阪：樱花与麻衣子 / 058
- 11 京都：雨中金阁寺 / 062
- 12 麦迪逊：群鸦与獾 / 065
- 13 北京：看不见的城市 / 070

第二部分 山水的前世今生 / 077

- 01 因为山在那里 / 080
- 02 在黄石（上）：野水牛的命运 / 087
- 03 在黄石（中）：国家公园的死与生 / 092
- 04 在黄石（下）：最西部的西部 / 097
- 05 加州向东，五百英里 / 102
- 06 车轮滚滚的年代 / 112
- 07 在西半球的火车上 / 119
- 08 西雅图不眠夜 / 126

第三部分 旅人的暗自独白 / 139

- 01 美丽花的爱与哀愁 / 142
- 02 美国梦旅人 / 148
- 03 朱莉和安迪 / 155
- 04 城市之王 / 160
- 05 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 163
- 06 白日焰火 / 166

- 07 美国办公室八卦指南 / 172
- 08 世界上的每座城市都有爱人 / 177
- 09 接地气的声音与唱歌的旅人 / 183
- 10 与梵·高的三次相遇 / 186

第四部分 异国的柴米油盐 / 193

- 01 买车记 / 196
- 02 北纬 30° 的天气 / 202
- 03 美国春晚超级碗 / 209
- 04 圣诞节的荣光 / 215
- 05 关于万圣节的二三事 / 222
- 06 故园风雪后 / 226
- 07 今天我们穿什么 / 232
- 08 熄灯后的百货商场 / 236
- 09 星巴克还是普洱茶 / 241

城市的记忆卡片

第一部分



中国人的理想境界，是曲径通幽的园林，柳暗花明，有水有树，有花有鸟，风啸林间，竹林掩映，是梅妻鹤子，是范宽李唐的山水画。美国梦则完全相反。美国梦是中产阶级的花园洋房，用割草机和农药养出来的绿茵茵的草地，墙头缀着几支玫瑰，或者像凡尔赛宫那种西式园林的一望到底，一览无余。可见，中国梦是出世的，美国梦是入世的。

在现代，人类的理想都在城市中完成。城市如同挂在天上的繁星一样，点缀在地上。东方的城市，以杭州为代表。前几年杭州做《印象西湖》秀，夏天的晚上，蝉噪鸟鸣，黑魑魑的，什么也看不见。突然远处的灯光一亮，印出苏堤轮廓，醉书亭飘逸其上，宛若天上人间。杭州是诗的城市，它有最美的、以诗人命名的长堤，有天人合一的风景，归隐自然的气质，这样的情怀，在西方世界的许多城市是缺乏的。

然而，西方的城市有种别样的气质。在美国，城市是稀少的，像广袤无垠土地上的点点珍珠。我最喜欢的是它大开大阖、胸中丘壑的

风景。在中西部，柏油路永远修得笔直笔直的。在丹佛开车，向西是巍峨的落基山脉，山上的积雪终年不化。而开车几十公里出去，就是一望无际的玉米地，而地里穿着围裙的女人，像梵·高一幅幅画作中的人物。这里的人们，他们的祖先从狭小的旧大陆踏海而来，在这样一片几乎空白的土地上建立起了自己的家园，从此繁衍生息。

在欧洲这片流奶与蜜的旧大陆上，城市由于经过千年的历史熏陶

在西部的公路上



与战火的洗礼而显得更不寻常。我看过风车旁建造的小镇，也吹过入海口带着海湾泥腥气味的凉风。在旅行后，这些城市混合着记忆，成为了我头脑中独特的印象，一种二维的，现实与幻想、过去与未来融合在一起的印象。在这些印象里，城市不再是静止的存在着，而是活了过来；每座城市都散发着独特的气质。

在现代旅行中，到达城市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从上至下的，一种是由远及近的。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中，马可·波罗式的用脚丈量土地的旅行已经几乎不复存在了，那种看到从地平线的薄雾上缓缓升起一座城市的感觉，除非刻意寻找，否则也已经消失殆尽了。现代的旅行者要么是乘坐飞机，从上至下地俯瞰一座城市，在还没有到达城市之前，就看见了它的天际线，它最高大的建筑，和整个城市的形状；而乘坐一切地面交通工具到达城市的旅客，则先到达火车站、汽车站，或者渡口，然后从点到线、从线到面地亲近目标城市。

你喜欢哪种方式的旅行呢？

01 芝加哥： 20 世纪的最后回声

大部分人对芝加哥的第一印象都是从机场开始的。从美国的西南边陲飞来，从荒无人烟的西部飞来，或者从遥远的中国飞来，每次降落在客流曾经排全球第一的奥黑尔机场（O'hare Airport）之前，飞机都会在密歇根湖上调一个头。飞过几千公里麦田、沙漠，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是好大的一片水面，深浅不一的蓝色，让人的眼睛都清澈

了起来。机翼像锋利的刀锋，划开湖面上的风。由舷窗向外望去，渐渐可见西尔斯大楼（Sears Tower），汉考克中心（John Hancock Center），像高高的两根钢针直指天空，感觉整个地面都向我们倾斜过来。

飞机落地时能听见风在外面呼呼作响。走出候机楼的瞬间，拥挤的人群，密集的车流，整个世界一下子热闹起来了。

刚到芝加哥的第二周，我被台湾朋友拖去参加伊利诺伊理工大学（IIT）举办的建筑之旅。我第一次知道芝加哥原来是印第安语“野洋葱”的意思，也第一次知道了1871年芝加哥城大火烧出了20世纪建筑师的试验田。我们开车进城，车流亦步亦景，沿着密歇根湖的密歇根大道宛如一条华美的项链，串起了岸边颗颗闪耀如珍珠般的建筑。游览船在城中芝加哥河上穿行，当我们还沉醉在游览各时代雄伟建筑所带来的震撼中时，大船在密歇根湖的入口轻轻那么一转身，让我们有一种蓦然回首的感觉，湛蓝的天空下，是芝加哥最让人惊艳的天际线。

遥望芝加哥的天际线



它是我对芝加哥的第一个深刻印象。比起飞机、汽车和船，其实芝加哥更著名的交通工具是轻轨（Loop），它出现在无数电影、电视的炫酷镜头中。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在高楼之间呼啸穿行的轻轨是安吉莉娜·朱莉出演《特工绍特》的舞台。轻轨与高楼那么近，近得打开窗子似乎就能摸到铁轨。在美人的风衣裙摆下，子弹在轻轨与高楼的毫厘之间打出一条美丽的抛物线。每次坐轻轨进芝加哥城，都能感觉到车厢在大风中摇摇晃晃，似乎马上就要从这条一百多年历史的铁轨上掉下来。然而，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它总是在摇摇晃晃中到达这座代表 20 世纪辉煌的城市。

比这天际线更传奇的是芝加哥建筑的历史。芝加哥是多少人的现代建筑启蒙地啊！一百年前的设计师在一片废墟的城市上丈量土地，创造出一部又一部在建筑史上堪称经典的作品。不同时代的建筑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如同我们能从作曲家的风格判断出他们生活的年代，或者从女人的服饰判断出她的年龄一样。那几乎是一部建筑的教科书。

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 Art Decor，到“少即是多”（Less is More）的密斯范特罗的现代主义，方方正正地容不得一点儿多余；再到“少即是无聊”（Less is a Bore）的文丘里的后现代主义，从路易斯沙利文到伯纳姆，从鲁特到赖特，这座在大火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摩天之城，呈现着 20 世纪所有的文化要素。漫步其间，仿佛走进建筑的博物馆，而在这些建筑中居住、工作的人们，使这座博物馆生动起来，成为有生命的城市。

2012 年夏天，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举办罗伊·里奇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的特展。许多平时难得一见的展品在这里展出，包括与卖了 4 亿美元的那幅相似的画作。许多人可能对他的名字并不熟悉，可是只要看到他的画作，那刻意放大的报纸印刷的黑点、漫画式的人物、



芝加哥的玉米楼